

网际网络——第五种权力？

陈 绚

在网上,国家的地域界线已不再是阻止传播的因素,传统的国际传播概念已发生了变化。由于因特网的逐步普及和广泛应用,形成了网际网络,被人们所称的第四种媒体,作为新闻信息传播的载体——网络传播出现了。特别是近一年来,网上用户激增,而不少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首先在网络上传播,再迅速占据全球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成为大众传播的新闻。没有网络,也许这些事件只是地区性的,或国家性的,但现在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如以下三个事件,被认为是最具有网络传播效应的。

一是美国独立检察官斯塔尔调查克林顿“性丑闻”的报告在网上公布。报告的内容相信已经无人不晓。在此不再赘述。

但这一事件的传播,却成为网际网络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不是通过电视或电台,而是通过网络先了解一件重大新闻事件的详情。

二是印尼的排华暴乱事件。

1998年5月,在短短50小时内,人口1,000万的首都雅加达内有27个地区发生暴乱,结果造成1,198人丧生(其中27人死于枪下)、150名妇女被强奸、40座购物中心与4,000间商店被烧毁,以及数以千计的汽车与民房被纵火。受害者主要是华人。这一事件一经网络报道,在全球引起巨大的反响,特别是激起了华人社会的愤怒。

印尼总统哈比比不得不宣布设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负责调查暴乱期间妇女遭到强奸的案件。他曾宣布设立一个全国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当时的暴乱事件。哈比比说,独立委员会将调查所有强奸案,然后把那些犯罪者缉捕归案。

三是马来西亚副首相安华事件。

由于近年来的亚洲金融风暴,马来西亚70多岁的马哈迪尔被认为必须为马来西亚的经济困境负起大部分的责任。但马哈迪尔并不愿意接受这一点,因为他坚称马国经济结构并没有问题,问题的根源是外国投机分子造成的。

虽然如此,在国内他受到了强烈的批评,主要来自他的副手,即副首相安华。马哈迪尔不能够容忍与他对立的人再呆在政府里,于是把安华辞退,却遭到安华支持者——新生力量的反对,于是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安华贪污及“奸情”诉案,安华终于被判入狱服刑6年。这意味着安华的政治生命遭受另一个重大挫折,他丧失了国会议员资格,在未来两届大选都不能参加竞选,应该说,安华已经失去了所有有形的政治舞台,只能在幕后领导他的支持者。但在网上他获得了大量的同情者。

有分析说,这是马哈迪尔采取的一石二鸟的策略:一方面重整经济,使其不受环球市场力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要彻底结束政敌安华的政治生涯。马来西亚本是亚洲的一个政治、

经济都不算太发达、国力也不强的国家,首相和副首相的纷争更属一国内部之事,但由于其一系列事件经过网络传播,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这样的传播现象和效应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西方,本世纪40、50年代以来,一直有一种观点被人们广泛接受,即新闻媒介成为了政府、立法、司法这三种权力之后的第四种权力。而在将跨入下个世纪前,由于网络传播的崛起,有人又提出网际网络即将成为第五种权力。传播学研究者也密切注意到网络传播的这些新闻事件,思考着它带来的震荡。那么网络传播究竟是传播的四大媒体(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的延伸,是西方所称的第四种权力的补充,还是有成长为第五种权力的趋势?

从传播研究的角度来看,媒介与政治的密切关联是成为“权力”的先决条件,上述三人事件都是涉及政治的;媒介的“权力”在于它能形成“舆论”,而“舆论”的形成是一个过程,要通过相当量的内容传递,以及较高的到达率等。但是我们说,虽然媒介的权力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并不是所有可以报道政治事件的媒介都有可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另外,以上三个事件从内容传播效果上看似乎是促成了“舆论”,产生了结果,但仔细分析这些事件的传播过程就会发现,不但网络这种传播媒介本身还存在着问题,还不能完全成为一个可以让人完全信赖的媒介;它也不是一种能独立的生成“舆论”的“权力媒介”,仅仅是和传统的四大媒介相依存,发挥着所谓“第四种权力”的作用,所以也谈不上成为“第五种权力”,这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网络作为新闻媒介的问题

网络这种新媒介一直被公众看好,现在上网浏览的人也越来越多。而那些没上网的人也被越来越多的上网条件诱惑。如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很多商家不惜用赠送电脑的方式来引诱人们入网。据《联合早报》报道,7月15日,新加坡太平洋网际网络率先在报纸上刊登

广告,以赠送电脑争取新上网户,但上网户必须一次性付清15个月的无限制使用网络配套的费用,价钱是1,545新元。从去年底开始,美国的网际网络服务商就与电脑制造商合作,通过向用户送电脑的方式促销。其中,美国最大的网际网络服务商“美国在线”以这种促销方法争取到成千上万的新订户。

但这毕竟仅是商业机构出于利益的考虑,想要先占商机而已。事实上,如前所述,网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为一种完全可以信赖的新闻媒介,这是因为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还有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

1. 拥挤的网上交通

1997年戴安娜逝世事件,以及太空探测船登陆火星事件,都曾使网上交通非常拥挤。

斯塔尔报告书最先在网上发表的消息经过报章电视电台的大力宣传,网络从业者担心网络设施无法应付而瘫痪(meltdown),最初先公布报告书的3个政府机构网站的服务器,都作了充分准备,仍因一时无法应付要求而出现“HTTP/1.1 Server Too Busy”,使许多人无法成功接通(access)。根据NetRatings的统计,要接通美国众议院网站的人,89%无法成功。

后其他媒体网站,如《纽约时报》、CNN、MSNBC及“连线”(Wired)等也纷纷转载报告书内容,负担分散后网络交通却还是拥挤,主要新闻网站都使用浑身解数,努力进行平衡负荷(load-balancing),平均分散各服务器的负担,以免任何服务器出现“过热”。

可能凡有过上网经验的人都有感受,在某些时段,网上的信息“走”得很慢,有时慢得让人无法忍受,更有些繁忙时候,甚至网页都无法打开。所以有些喜欢在网上浏览的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将上网的时间调到凌晨或夜晚。这种无法在需要的时候浏览的状况,无疑是不正常的,亟待解决。

2. 有待提高的渗透率

美国众议院9月中在网际网络上公布针对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性丑闻的报告当天,全世界的网络迷蜂拥上网。斯塔尔的报告出现在几十个网站上,各地的网络服务供应商都“生

意奇佳”。美国第一大网际网络服务供应商“美国线上”当时的上网率比之前增加了30%，上网阅读克林顿性丑闻每分钟达75万次。CNN的网站也因克林顿性丑闻而创新记录，当天下午每分钟的上网率达到34万次！

根据网络分析公司 Relevant Knowledge 抽样调查后的估计，报告书9月11日上网的当天，共有2,470万人上网阅读报告。公司发言人说：“大家简直疯狂了。”

印尼发生排华骚乱经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版》报道后，读者产生强烈反应。印尼局势讨论区开辟当日夜里，便有数十条电子邮件一涌而入谴责暴行。此后读者来信每日上百件，可谓人声鼎沸。

据纽约路透社7月9日电，纽约一家研究机构前天发表的研究报告书说，全球网际网络的网民今年增加3,520万人，使活跃网民增至1亿3,060万人。

另外，纽约网上商业研究机构电子行销家(eMarketer)发表的报告书预测，到2003年，活跃网民将增至3亿5,000万人，比去年年底的9,540万人激增267%。北美洲以外地区的网民总数在今年首季超越北美洲网民人数。

但这些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根据资料统计，在美国只有2%的人口完全依赖网际网络得知新闻资讯。新加坡的网际网络渗透率也只有10%，其中单靠网络看新闻的用户，肯定只是一小部分。

因为网际网络仍然很新，真正使用这个新媒体的人还是属于少数，他们局限于受教育较高、对科技不陌生的新一代，并且以男性居多。

3. 不能确保真实可信

自去年五月以来，印尼华人向一切有关机构和人士的电子邮件地址反复发送了身着印尼军服的暴徒蹂躏妇女的照片，并号召所有收件人接力传送。这对世界范围内千百万网上读者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并引起各国传统新闻媒体的关注。

不少人就是因为看到这些图片后，才在较有影响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版论坛声讨暴行的。在雪片式飞向早报电子版的邮件中，有

些是试图进行另外一种政治抗议动员。某些网上人士将印尼华人的孤立无援、任人欺辱，归因于华人祖国，还发布了公开请愿书。

网络上的消息一时真假难辨，后来有读者指出这些照片反映的是印尼军人在东帝汶的暴行，而与五月暴乱无关，不少图片都是张冠李戴。

对广大读者来说，由于印尼华妇遭强暴已是不争的事实，照片张冠李戴并没有使华人的满腔怒火降温。

但作为传播新闻的媒介，不完全真实则是不能原谅的。人们发现有人明白网际网络能够制造“虚拟恐慌”，且在加以“利用”。这种状况不能不令人担忧。

二、网络与政治联姻——貌合神离

彼尔·盖茨在其《未来之路》一书中，曾预言电脑网络将对政治发生特别影响。他认为，由于电子邮件和网上论坛的出现，将使人们以极高的效率进行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的人际交流。因此组织政治活动变得轻而易举，志同道合者可随时随地在网络上集会，而不必担心花费或活动的规模。从理论上来说，网际网络的政治作用很大，但实践中，却未必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厉害。

如有人认为，网际网络有能够带动政治的作用，并列举了最近的安华事件。安华的支持者(或中立者)在网络上的新闻网页 soc. culture. malaysia 中激烈讨论安华和首相马哈迪尔之间的斗争，你一言我一语，每一分钟都有人发表新的言论或回应别人的意见，字里行间所能够引起的煽动作用就像雪球越滚越大，与现实生活相比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应该看到的是，安华事件是个别的例子，因为有一些消息在当地的传统媒体中被封锁，因此人们转向网际网络得知消息。如此这般，网际网络才显得很强大。

而实际上网络的真正政治作用是很值得怀疑的。

1. “观点自由市场”下的不负责任的言论

1840年,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曾发表过这样一段精彩的文字:在法国,报业是国家的第四种权力,它攻击所有人却无人攻击它;它随心所欲地指责,它声称政治家和文人属于它,应该为它作出牺牲,而它却不愿互惠;它说着、干着可怕的蠢事,可这是它的权力!

现在网络上对政治的讨论,和一个世纪前当报刊刚刚成为大众传播媒体时,新闻自由主义的观点盛行时一样,人们认为网上有如一个“观点的自由市场”,可以随自己意愿发表各种意见。人们似乎在网又找到了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如在上一届的新加坡大选期间,有一些人在网际网络上冒充政府领袖,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马来西亚前副首相安华被革职后,网络上也突然涌现许多改革运动资料的网站,各种各样的言论选择在网络这个不受控制的空间散播。

马来西亚警方逮捕4名通过网际网络散播印尼外劳将制造骚乱谣言的人士,还侦查出一名企图借助网际网络引发种族仇恨,以引起混乱的不良分子。这些人起初以某个种族的身分与另一名同族人士在网络中对话,然后再以另一个种族身分谈话,最终计谋得逞,成功地在网络中制造了混乱。

有人认为,对于网际网络来说,除了电脑病毒外,最具杀伤力的就是错误讯息的传播,或刻意地引起政治误差,这是有道理的,除此以外,还让人有乌烟瘴气之感。

当然,也有人持一种乐观的看法,即对于网络上谣言和不负责任的言论来说,“谣言止于智者”的说法似乎也适合。一些人认为网络有一种自我改正的结构。对于没有根据的传言,虽然起初会在网上引起激烈反应,但过不了多久,这样的传言会不攻自破,变得毫不可信。这有些像一百多年前,那些“天真”的自由主义倡导者坚信人们有判断力,相信“真理”最终会战胜“谬误”一样。

更有一些人身体力行地做起了“清道夫”

的工作,如新加坡就有人从成立网络小组,专门在网上“公开避谣”,到通过电邮以更个人的方式作直接交流,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可信度。这无疑是积极的和值得称道的。

2. 网页的冲击力不等于政治的冲击力

当人们感到政治新闻或政治网页给社会带来强大的冲击力时,实际上有一个误解,就是误将网页的冲击力当作政治的冲击力了。因为网络作为一种新传播手段,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诉求”,也就是说,政治新闻或政治网页是因为在网络上交流才有吸引力,政治上网后才是最大卖点。但这个最大的卖点会随着网络的发展和普及而渐渐淡化。

政治人物能利用网络扩张势力的期待并不现实。这主要是因为一旦人们能够和政府领袖毫无顾忌地在网上交流,那将会是无止境的。我们需要有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来完成这样的交流工作,而维持网页也是一件很花费金钱和精力的事,而且还要亲力亲为,一点都不容易。

浏览一番后,发觉这些政治人物的网页和一般的个人网页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在这些网页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网中主角的履历、生活、工作、信仰、理念(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政治目的),甚至是个人嗜好、兴趣,以及图文并茂的家庭生活。仅此而已。

新加坡总理吴作栋/ 资政李光耀: www.gov.sg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尔: www.jaring.my/pmd/cabinet/pm.html

香港立法会议员刘慧卿: www.emilylau.org.hk

印尼总统哈比比: habibie.ristek.go.id

亚细安: www.asean.or.id

马来西亚巫统: umno.org.my

澳大利亚一族党议员汉森: www.gwb.com.au/onation/index1.html

上述澳大利亚反对党领导人汉森,其网页比较起来就显得很有冲击力,打开网页就会出现这样的字句:“你正在一个传播媒介不要让你知道的网页上”,之后则有不少攻击传播媒

介的文字。但随着汉森的落败,她的网页不再会有任何冲击作用。

政治人物要利用网际网络来扩张自己的势力,那他所能触及的范围也必定局限在社会的某个特定阶层,这绝对不是有效的政治手段。

当然也不排除对一些国家来说,网际网络仍被视为一股强大的自由力量,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冲击,但这只是对少数国家而言。政治性网页对成熟的社会并不会带来太意外的冲击,因为成熟社会的制度健全,政治透明度也高。在这些社会中人们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快捷地收取、消化,并再传播各种信息,因为没有人能隐瞒事实。

3. 对政治网页接受的三个阶段

我们应该看到,受众对于网际网络上的政治性网页的利用和接受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人们利用这个空间,通过电邮和新闻信息传递来发泄不满的情绪。

第二个阶段,人们开始对这些呐喊感到烦了,他们开始要求一些有深度的政治分析。在得到任何最初的消息时,他们也都会先查证再相信。

第三阶段,网络不仅是一个传播工具,也成了联系人们的看法、政府信息,以及私人 and 公众的枢纽。

从目前的情况看,受众对政治网页的接受还处于第一阶段,由于其渗透率低,并没有给各社会的政治环境带来任何改变。一般人还是从报章和电视的新闻信息中形成自己的观点。只有当网际网络成为人们完全可信赖的媒体时,政治才会和它完全融合,才会在其间发挥作用,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三、网络媒介只是传统媒介的延伸和补充

1984年美国轰炸利比亚,以及后来的海湾战争造就了CNN(电缆新闻网)。它提供24小时不停的新闻报道,随时提供事态的最新发

展,改变人们依靠收看电视台固定时段新闻广播的习惯,造就电缆新闻媒体的成功。

克林顿的性丑闻,也奠定网际网络作为新闻媒体的地位。斯塔尔报告书厚达445页,牵涉内容广泛复杂,两三分钟的电视新闻栏目无法容纳,印刷媒体在时间上又无法追得上,这就使网际网络脱颖而出。

有人在一个主题为美国政治的网际清淡频道中“徘徊”约半个小时,当时有20多人都很认真地在讨论克林顿事件。

当问到其中一个名为约翰·艾迪生的美国人,他为什么选择到网上谈论总统时,他说:传统媒介和网际网络的关系,就好像传统咖啡和新一代咖啡。“以前喝咖啡没有什么花样,但现在很多咖啡屋推出种种具诱惑性的新品种咖啡,四处诱惑比较年轻的消费者。重要的是,喝了之后会发现原来咖啡不只一种喝法。还有,喝咖啡是会上瘾的,就像网际网络……”。

1. 网络并没有改变媒介的社会功能

我们知道传统的新闻媒介有着这样一些社会功能:如沟通情况,提供信息;进行宣传,反映、影响、引导社会舆论;传播知识,开阔眼界;提供娱乐,丰富业余生活等。我们也看到网络传播也同样具备传统媒介的这些社会功能,和传统媒介的性质是相同的。

当然网络媒体也以它自身的优势对传统媒体带来新的挑战。

如迅速,容量大,它的交互性提高了人们之间交流的时效;它是一种虚拟的空间延伸,也可以说是人体的延伸。虽然人们身体相隔万里,但在网络上的交谈就仿佛两人坐在一间咖啡店里喝咖啡时面对面的交流;它可以被设计得非常精美等等。

早在前年英国戴安娜王妃逝世时,网络和新闻之间已经有了很明确的挂钩。一个又一个纪念戴安娜王妃的网页设立之快速、内容之丰富和制作之精美,已经让很多人开始明白网际网络的“无所不能”,让人深切地体会到它给传统媒体带来的挑战。

但也仅此而已,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它

也只是一种新的媒介手段。对于那些关心政治的人,这个新媒体未来也只会成为一个传播政治信息的通道而已。

2. 网络媒介为传统媒介拓展了时空

网络最大优点是速度。电视新闻需要拍摄与剪辑录像,报章必须等印刷,网络却可以随事件发生随时上网。信息量也不成问题,超链接到其他网页就能容纳许多内容。

网际网络首先让全世界能同时阅读未经媒体删节的整份报告内容。例如斯塔尔报告书上网后,白宫立刻在自己的网页上发表针对报告书的备忘录,并打算在详细阅读报告书后在网上作出反驳。网上读者也可以追踪一场政治大辩论的全程。

网络最大的好处是它的互动性(interactivity),通过新闻网页与聊天室等,大家可以立刻发表意见和参与辩论。

如印尼排华事件发生后,参加网上讨论者有新加坡、香港的大学讲师,有中国大陆的中学生,也有印尼僧人。近的来自亚洲,远的可至赫尔辛基和新西兰。他们之间电子邮件讨论效率惊人。这里刚有中国读者问“那个公开叫嚷保护人权的美国哪里去了”,大洋对岸那边就有人送来网址,里面有克林顿和戈尔憨笑着的合影,和他们与夫人的公开电邮地址。

在内容上则有为华人说理的,有喊口号的,有传递情报的,有求救的,也有呼吁行动的。更有的意气用事、火药味十足。

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将被网际网络取代。

因为有人曾问过:“你怎么知道斯塔尔报告书会在网上公布?”答案很简单:看电视或报章的新闻报道。是传统媒体把消息告诉大家,把读者带上网去,而网际网络则提供详细内容,网络媒介和传统媒介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

你死我活的,而是互补性质的。

3. 网络也为传统媒体“设置议题”

前文中已经谈到,上述三大事件是经网络大量报道后,才上传统媒体的版面和占据传播媒体的时间的。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网络确定着哪些问题重要,哪些是可以忽略的。也就是说,网络在不期然地在行使着大众传播学中的“议题设置”功能。这也并不奇怪,因为网络也是媒介的一种,它和传统媒介是互相影响、互为作用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从上述事件的传播中,看到了网络对传统媒体的另一种影响就是网络消除了传统媒体的一些禁忌。

如克林顿性丑闻报告书在星期五上网后,许多美国报章在周末详细刊登报告书内容,《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等报章甚至全文照登。报告书里包含许多描述性行为的露骨语言,在一般情况下报章恐怕引起读者不快,不会如此详细报道。如果不是网上已经发表,报章读者或许只能读到报告书20%的内容;编辑们觉得反正已经在网上公开了,应该没有禁忌了。

当然读者的反应也不一样,有些人对报章刊登如此露骨报道表示不满,却很少人对发表同样内容的新闻网站表示不高兴。这证实一种普遍的观点,由于到目前为止,上网读者还是比较独特的一群人,他们对网上信息内容的容忍度较高,形成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标准。对于主张新闻自由的人来说,网际网络作为一种新闻媒体的出现,以及它对传统媒体的冲击,肯定是一件好事,因为读者能够直接获得更多信息。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